

锦里诗苑

莫干山的植物分类学(组诗)

席永君(四川)

骑竹马的少年归来

在“后林奈时代”，地球
俨然是一颗植物星球，植物
俨然是一门新学科
在一匹草木簇拥的大山中长大
我钟情植物，却并非狂热于植物
热爱春笋和冬笋
却不执着于它们口味的异同
此刻，我来到莫干山
深秋的莫干山，花朵不再喧闹
植物们两袖凉风，清静无为
蓦然抬头，骑竹马的少年从远方归来
向晚的莫干山如一张阔大的床

公孙树

对于植物，卢梭的兴趣在花
告别维特的歌德兴趣在叶
他说：“归根结蒂，植物就是叶片……”
而我归结于植物的果实
比如银杏，“公种而孙得食”
这被时间遗忘的树种
竟有好几种叫法——
银杏树、白果树、公孙树
在莫干山，我请教起他的爷爷
他的回答有如醍醐灌顶——
“结果的叫白果树，
不结果的叫银杏树。”
话音刚落，在老人家的祖居前
瞬间长出两棵参天大树
一棵银杏长满叶子
一棵白果挂满果实

草木都睡了

风，收起它的翅膀
月亮含在深道的井中
十里秋英早已打烊
在天府红谷，草木都睡了
带着诗经的芳香

现在是在北京时间零点一刻
守子时的人，盘腿而坐
已放下手中的书卷
在天府红谷，草木都睡了
诗经中的植物，在梦中更加芳香

远山，雾霭缠绵如前世的恋人
此刻，谁试图用博尔赫斯分类法
把人分为两类——
好好睡觉与不好好睡觉
谁就是后者，就是不好好睡觉的人

我总是睡去又醒来，醒来又睡去
在梦中也忙着遣词造句
而睡眠从不奖赏拖泥带水的人
在天府红谷，草木都睡了

沱江河畔(组诗)

郭毅(四川)

沱江的天空

一网铺开，沱江被天空打尽
鱼就在激流中吸着天蓝和白云
它美妙的舞姿穿过鸟儿的翅膀和啼声
又混乱了天界地边回荡的寂语

听说江边每经过一个女人
他都在揽着她的倒影
听说他失语的瞬间，每个经过的女人
回过头像，满脸羞涩

请原谅我吧，无意间我泄露了生活的秘密
让他们和他们袒露天生的本性

我不是世上唯一知道真相的人
一开始它们和他们就泄了天机
即使途中飘忽再多，也免不了它们和它们
在世时都过得无可奈何的病痛

九曲河上的下网者

沱江的西边，是脱缰的九曲河
它像一匹狂奔奔驰的马，细小，孱弱
被一年四季的下网者从两岸拉往
瞬间就息了清激的蹄声

它安静的时候，四处盛开的鲜花
在它的唇边舔舐着甜蜜
并试图用热烈的爱，为自己，也为他人
在世上把最好的东西献献

它狂躁的时候，蹄声混乱的回响
毫不留情把下网者的目的撕破
那些妄想的举止，一下子没了主意
只能在激流中一声声嘶吼

河水静静流淌，回味的冷暖
也回味的鱼的穿梭，把两岸的欢快
佐满香料，像极了下网者扭曲的脸
每一次均有不同

黄泥巴山本纪

丘陵深处，黄泥巴山固有的表情
混合着薄雾和霞光，让我看到冬天的落日
一如朝阳把脸涨得通红

天空里归巢的鸟，顺着下降的海市蜃楼
在慢慢飘零。它们带着对事物的热爱
自然地在天空深处静静地为子女
捐出一天的收获，用琴弦和颂歌在一起
庆祝

睡吧！醒着的就让它醒着

草莓

——
如果不是草莓的到来
大地仍旧在远方流浪
多少次，大地徘徊于海边
并委身于大海
他不从吝啬对海鸥的赞美

二
当大海从打坐中站起来
又一次迎接大地
大地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
他看见，一百个春天
簇拥着草莓，簇拥着他的新娘

三
请原谅那些花枝招展的少女
她们收获了诗人太多的赞美
这个春天，她们的红唇
又一次抄袭了草莓的鲜艳

四

春天的唱诗班中
草莓一副天生的好嗓子
她在清晨一遍遍诵读
露珠的诗歌，令我动容

五

沿着春风的羊肠小道
去年在郫县，今年又在双流
见到了草莓。当我抬头
迎亲的队伍浩浩荡荡
这春天的新娘就要出嫁
请不要吝啬你的祝福和嫁妆

向埋首花丛的园丁请教

“不认识自然的人就像孤魂野鬼。”
加里·斯奈德说。他的东方情怀令人感动
下午，我在空旷的花博会园区漫步
满眼花开和不开花的植物

看上去似曾相识，但大多叫不出名字
我的心一阵羞愧，“那么多植物不认识
能说自己热爱自然吗？”
我俯下身，向一位埋首花丛的园丁请教

这个下午，我认识了好几种植物
它们叫波斯菊，蜀葵，仙客来，天山红花
我的内心有一种宁静，又有一种大欢喜

哎，我的灵魂又在尘世找到了一点归宿
当我离去，它便寄居在薰衣草
以及早年认识的金银花，车前草，六月
雪上

商海弄潮

浩浩岷江，泱泱之水，穿越千年润
养着成都这座古城。成都，一个因水而
起，因水而兴的城市，自始便与水文化
息息相关。翻阅史书，川人治水一脉相
承，大禹首先开河。成都平原因为江河
湖水的滋润，而显得富足而优雅，辽阔
而博大。当我们行走于诗情画意般的锦
江河畔，斜阳下的波光，映照的是水润
万物的文化，细浪拍岸的涛声，述说的
是上善若水的精神。

有着 2300 多年建城史的成都，有
“搬不空的嘉定，塞不满的成都”这样
的俗语流行于府河流域，生动地描述了
成都与嘉定（今乐山）之间繁忙的水运
景象。唐代诗人杜甫的“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是对古成都水上通
道府河的兴盛，最生动的写照。民国《华
阳县志》载：“油子河下段，源于走马河
四分支，在筑斯堰与柏条河汇后，通称
府河。”蜿蜒绕行的府河、南河，从市
区穿城而过，在临近九眼桥附近的安顺
桥合江亭汇合成锦江。一路浩浩荡荡向
南奔流而去。经望江楼、中和、中兴、黄
龙溪、半边街至彭山县江口再汇入岷
江，全长 120 华里，自古就有航运之便。
府河是古成都向州县和省外运输货物
的水上通道，也是古代南丝绸之路的
重要水路。四川文豪巴金、郭沫若、沙汀、
艾芜均是从小河开始，扬帆远航，成就
了一番丰功伟业。

航运业的兴旺促进了沿河城镇的
快速发展。位于岷江下游的中和场盛极
一时，其繁荣发展正是府河航运业推动
的结果。在历史上，中和场是府河第二
大航运码头，往来客商多在此泊船。
“日有千人拱手，夜有万盏明灯”。呈
现过百货山积、帆樯如林的景象。中和
老码头位于五岔子大桥与江心岛之间，
河面宽阔，水势平稳。成都来的下水船
和从重庆、乐山来的上水船多在此停泊
过夜。古老的码头，停泊的上水船常有
百余只，排列一里多长，下水船也常有
近百只，排列成长长的船队。往来运输
的货物，既有从重庆转运的上海百货、
泸州、江津的白酒、盐和水果，又有西
康上运的木材、乐山的丝绸、涪陵的榨
菜以及各种粮食、土特产。

中和老场镇是成都历史最悠久的
场镇之一。始建于清康熙末年，雍正前
曾先后建置“迎江”“黄都”两场，至嘉
庆时，续建新场，始名中和。“中和”一
词出自《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

漾濞小城(节选)

许文舟(云南)

一

腰比云软，步履比风轻，一瓣山茶
花，做足了春风曾在苍山西坡偷闲。

敏感的人啊，能将花朵的呼吸听成
暴涨的山溪。一座山有美的加持，就会
丰饶与辽阔。

我不因为可以随意在花瓣上仰卧
起坐，就把一座山看得过于丰腴。不挑
瑕疵，与一朵花对视，无需俗骨与谄媚。

二

在饮马潭，我看见不堪负重的剑
戟，载着历史的尘埃没入锈迹。轰轰烈
烈的月色，被谁锻打为苍山的冠冕？我
曾经枕着一片落花，说过比十八条溪流
还缠绵的情话。

三

多年以后的今天又读到了她可人
的微笑。她穿一件时下流行的米黄色紧
身弹力衫，舒长的胳膊轻盈地挽着她一
样身材颀长的姐姐，款款地迎面走来。
我正理头想着工作上那些烦心的事，
蓦然抬头，才见两张熟悉的面孔正向
自己迎面频频颔首。

四

我看见一个小女孩牵着蝴蝶的衣
袂。彝家农舍的走道，花木扶疏。“核
桃树下”，有一场接一场的歌舞，只考
虑到那“独上高楼，去体验那”为伊
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执着
与艰辛，去追逐那“蓦然回首，那人却
在灯火阑珊处”的结局与意境。就在
这个时候，她在爬满壁虎的路灯照耀
下，踏着凹凸不平的石阶，再绕过

加，作会议室的中殿被隔成了数间住
房。去后殿，须从左或从右绕过中殿，
走过“回”字形的窄窄的天井。

那时的我年不及弱冠，心无旁骛，
成天与普希金、歌德、莎士比亚、艾
青、郭小川搅和在一起，幻想有一天，
自己的痴情也会叩开文学女神缪斯的
门，缪斯会穿着粉红色的吊带长裙，
秀丽的脖颈、手颈、脚颈上戴着玫瑰
花环，赤着如脂如雪的玉足，给自己
捧来一杯与她房间一样飘着袅袅清香
的绿茗，然后，用崇拜的眼光注视着
自己，自己便在这清香中醉去。庙宇
的古朴，居室的高阔，天井的狭窄，饮
食的粗糙，都隐身于自己生活之外。
每每夜幕笼罩，蛙鼓虫鸣时，便在灯
光中打开书本，让灵魂走进字里行
间，去感受那“独上高楼，望尽天涯
路”的清高与孤独。去体验那“为伊
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执着
与艰辛，去追逐那“蓦然回首，那人却
在灯火阑珊处”的结局与意境。就在
这个时候，她在爬满壁虎的路灯照耀
下，踏着凹凸不平的石阶，再绕过

问花解语

寻找花朵背后的趣味故事(八)

花中神仙:海棠花

“自是多花宜少叶，肯教仙格有凡
香”。海棠又名“花中神仙”，最早将海
棠花比作“花中神仙”的是唐代的贾
岛。宋代杨亿《海棠》中有句“须知
贾相风流甚，曾许神仙品格奇”可以
佐证。

在《红楼梦》“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芜苑夜拟菊花题”林黛玉写的一首诗
《咏白海棠》，更是写出了花中神仙的孤
寂芳洁空灵飘逸：
半卷湘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
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
月窟仙人缝缟袂，秋闺怨女拭啼痕。
娇羞默坐还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

《诗经》中走出来的海棠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
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水码头流淌的古意

李永才(四川)

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
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之道，道法自
然，以水为师，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在
此融合。《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中和
老码头，为锦江下游的重要货运码头，
中和场因码头而兴，熙熙攘攘，自成一
片。直至清末民初，中和场始终是成都
附近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中和场的兴起
与繁盛，与其独特的水码头枢纽地位分
不开。在二十世纪初，中和场已经沿江
岸形成一条繁华的主街，由北向南依次
是上街、中街和下街，主街的外边，有
一片集市，农副产品、手工业品、外来商
品的交易异常活跃而频繁。米面、蔬果、牲
畜、药材及布帛，各类产品在不同的区
域销售，形成了分工明确的米市、柴市、
棉花市、食品市和鸡鸭鱼市等专项市
场。伴随着络绎不绝的商贸往来，场上
不少生产醋、腐乳、窝油的作坊，名声渐
响渐亮起来，远近驰名，在成都、乐山
的市场上也开始占有一席之地。

“府河经历人世沧桑，府河见证中
和变化。”事易时移，随时代的变迁，场
镇上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日新月异
的变化。昔日的古场镇，有河道、桥梁、寺
庙，有舟船往来，有渔歌唱晚，有鹅鸭戏
水。几株大榕树，几十棵垂柳和数不清
的银杏掩映于此，这是中和人梦中的家
园，也是记忆中的乡愁。在府河边长大
的徐光林老人，至今还记得昔日描写中
和的诗歌：“斗室无尘曲径幽，紫扉昼
掩寒流月沉潭底鱼窥镜，月上松梢鹤
踏沟沟才弱羞羞陈三礼赋，家贫难买五
湖舟”唯将碧眼酬黄卷，莫对青山怨白

头。”他在文章里写到，府河沿途一片
碧玉平畴，水清树翠、竹翠草茂。两岸竹
林下的农家村舍，似散落于成都平原上
的翡翠明珠。每年春分前后，水暖鱼出、
滩浅水清，蛰伏一冬的鱼儿出来觅食，
正是叉鱼的好时节。徐光林说，当时的
码头有如画般的河景：渡船口、黄土坎、
五岔子大桥、十八步岛、江天一览等，沿
途水车转动、炊烟袅袅，一派川西坝子
田园风光。其中位于中街和下街交界
处粉店街的江天一览最有诗意。从这里
远眺，五岔子大桥下，竹影婆娑，帆只
点点，令人赏心悦目。上世纪 80 年代，
随着陆地交通的发展，水码头的繁荣景
象逐渐淡去，乃至最后消失。如今旧景
不再，回忆尚存。“春和景明的上街，百
花退隐一枝羞涩的杏花在春风的提案
里，伸出墙头一片浓情蜜意，不知要
谁言说/我偶尔走过河边/每一个档口，
都有春风失色/舷窗啾啾。我内心的河
流已不再有风高浪急/桃花绕岸的风景”
。（李永才：《中和的散板》）“在变化
与消失的轮回里，每一帧平凡的画面，
每一个稍纵即逝的瞬间，都有着非同寻
常的故事，有着之于人生亘古不变的永
恒。”

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和人来说，
他们的生活其实早已根植于此。在街
边小巷、河边林荫下才是他们本应有
的，悠然自在的生活。在阳光灿烂的夏
日，在马路边、店门口或者河沿上，支
起桌子，泡一杯浓茶，或是打打小麻
将、或是吹吹牛，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
过去。那些在城市的变迁中存留下来

石门不知是谁打开了忘记关上，泄
露了苍山的许多秘密。一汪的鹅卵石，
都是实在走不动的流水。人进进出出，
衰老豁然开朗，生活山重水复。

小孩子以石击石，测试苍山的痛
感。然后把脚伸进水中，那是一座山的
纵深。

五
我在临江的楼上住了一晚，等漾濞
小城都打起鼾声，我才发现，蛙声穿
过了乡村，爱上城市。提着灯笼的萤火
虫，照不到惊鸿与归雁。小心翼翼的光
斑，舔食花香的缃蝶。

“春夜千宗痼疾，皆无良药可医”。

六
等我老了，还要去云上的村庄。在
一朵花下，忘记年龄；在一杯茶面前，
痛改前非。挖一个池子，圈养月亮，止
住无生无死无事的思考。

闲时精读《神农本草》，给自己的失
眠开药方。

七
蘸花萼里的蜜香，写新的赋体。漾
濞，是我的下一站，再下一站。美好的
旅途，一站接一站，一下就被推到身不
由己的晚年。

八
所以得挤出时间，交由苍山岩画，
满足能轻松地走路，兴奋地喝酒。在
古人面前，只欲爱恨，体谈包举。早上
沿沉木的香找捡木耳、树花和香蕈；晚
上听着佛寺的钟声，烤一罐茶，看流星
告老。

九
刀，注视着那熟练地削去果皮，然后
均匀地分成八瓣放在我面前，脆生甜
丝丝的清香味立刻沁入心脾。她腴腆地
一笑，说：“口渴吗？吃一块再写。”
望着她那顾盼生辉的双眸和一副含羞
的娇态，我感到被爱情的幸福陶醉的
同时，也感到了我们之间的差距。想
到这里，一丝奇怪的感觉便幽幽地爬
进大脑，八瓣水果俨然就是被她把一
个圆月的月亮匀分了。

后来，为她盘起长发，穿上嫁衣的
是我的一位朋友。我与她之间那短暂
的情愫便被流动的岁月风干，尘封成
了一段需要弯腰才能捡起的记忆。我
想，如果不是今天的邂逅相遇和相遇
时她那娇羞的一笑，我是不会这么快
就跨出时间，追忆那早已不复存在的
天井和天井上那枚圆圆的月亮。

记得又是一个月华如水，煦风漾漾
的夜晚，我正秉烛夜读，她又红袖添
香来，给我送来了一个皮似黄瓜、形
如小球的水果。我停下手中的笔，找
出水果

州(后被毁)。据清史夏隆《永定海棠
记》载：“东坡乞居阳羡，携其花至，
而天远堂主人邵民瞻与之游，传其种，
而宣邑始有西府海棠……”这是宣
西府海棠记载的最早栽种历史。

如今，东坡海棠园被列入宜兴市
文物保护单位。殊不知园里这株海
棠，如同苏东坡一样，经历了千磨万
击，笑对坎坷人生。黄州是苏东坡人
生的转折，海棠却是苏东坡的最佳陪
伴和慰藉。

1983 年，正好在苏东坡种下这株
海棠的 900 年后，海棠勃发，红英绿
萼，满树繁花似锦，故书法家林散之题
“海棠无恙”。

据传，当时苏东坡去江苏曾携带了
3 株海棠，一株栽种于宜兴，两株植于
常州。

1083 年，苏东坡再次来到江苏宜兴
闸口天远堂，将蜀中携来的一株“西
府海棠”亲手植于邵氏庭院。

南宋初年，金兵南侵，邵氏故居被
焚，东坡所植海棠遭火燬受伤。1952
年，东坡手植西府海棠主枝干被台风刮
断，后继生，又在根上萌发新枝。令人
称奇

天远堂东坡海棠

刊头题字：龙良贤 主编：冉杰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12 期

锦里副刊

